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柯山集卷四十七

宋　張耒　撰

啟

答林學士啟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于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為一世之所

尚藎學問為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士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胱畧等夷赤尉均稱于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来掄擇為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寔著于家庭强濟冠于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凛然攬轡按行疑竇立解已登進于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寔示超騰之漸

某淮楚晩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官屬當趨風于末坐乃首贄于長箋為礼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畀飛珠玉藏家驚輝光于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代人謝及第啟

困瑕疵于措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誓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勞伏念某受才樗疎趨世迂濶拙無他技幼刻意于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于科級童子習雕

蟲之技已屢試于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嘗再遊于禮部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几硯已積于埃塵詩書錯陳于朱墨人耳人耳頗羞請鑄之金時哉時哉思樂無求之雉屬大明之繼統仰衆正之來同恥窮有道之邦願列思皇之士隨衆碌碌僅乃有成半世遑遑所得如此惟其無似已合知榮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治具收才能于無間本選舉于至公刈楚旁及于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

收功下客

潤州謝執政啟

此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事已于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訖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修詞褰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疐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篳楚者十年遑饑寒於斗祿仕已成

于漫浪意何有于功名始誤寘于成均復進升于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静循此恩葢有所自茲葢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蒙鏐疾者未嘗遽廢大宗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

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錢内翰啓

伏承内翰侍讀四文罷直内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爲職親地要實儒者之至榮訓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爲充運設官雖專于書詔儲才常用于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

太白樂天之詞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
苟擅一長于此皆為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
當聖主之圖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學總百家
才高一世經守韋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無施不長所
治皆最批竇蹈窾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于騏驥為
歷塊隐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
論謀謨黼座何慙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歎吾家舊物
即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奨其為欣快

寔倍等倫嘆白髮之侵陵望青雲于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願

宣州謝兩府啟

比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便郡地未殊于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于困窮廩祿有繼雖微辛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遂令罔功每

輙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人有顔真卿之政事登髙舊賦稱謝玄暉之文章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冐昧而已歲事云晏幾政多閒伏乞俯為華夷精調寢味

賀錢都尉啟

伏承光膺綸綍椎領節旌遠俗知榮侯藩增重其為僚屬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粤古令典惟咸朝尚王姬

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才既內奉朝請而為國華亦外
假風聲而持將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
有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朝推令德世有美名夙以才
猷膺茲選擢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王封簪笏滿門令
為五世之卿族閥望卓爾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
亦受霊河之餘潤優游美望素欽武子之才豪留務不
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宴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
綏戩穀

謝鮑承務啟

伏審光臨民社審布教條德庇所臨愚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為難或由郎而出宰卬民或歷縣而入官華省謂將責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于搢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展割雞之利用畧攄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敦本可使無訟鰥寡未乂有政為善養人雖君子

之巖猷益高才之餘事況復江山清遠民物阜安獄訟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切傾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廣德知軍啟

伏以星回于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去故而就新天時于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强敏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臺彈擊轂千鈞之弩而發機山郡剸裁持屠牛之刀而破蝨惟其道用煥然

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

謝建平知縣啟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通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俛跪之際感喜交并伏惟某官文學承家吏能絶俗一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于弟兄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太平知州啟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芘弱植知安伏惟某官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消鎮浮俗遥想公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為出入起居輕利安穏某夙懷問道幸託為隣惟仁人志常在民自今日請學為政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困簡書有其人甚遠之歎顧兹傾素曷罄敷陳

上黄州郡守楊懐實啟

某愚暗觸禁憒不自知仁聖至明罰惟當罪雖從黜責
尚得依歸平生京洛之遊交情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
境已侵豈知投竄之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
痼而少衰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既戒
衍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天資拔俗
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劒耿介倚天外高標絶衆野鶴
昂藏在雞羣擅風流獨步之名有雍容甚都之觀左挽
繁弱邁越石之竒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蓋嘗奉使諸

部固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月遺愛猶在陳迹可尋屈臨方州寔幸遠俗某去國流浪多病變衰流水高山知者益寡附輿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遠竄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春序正暄更祈保衛

賀潘奉議致仕啟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寔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

在于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小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顧瞻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卒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進計宦遊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興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棲遲于末路遂高退于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某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答揚州司法謝薦啟

式懋才猷顯膺褒薦過敦謙德躬贄高文兢懼靡遑珍藏為好竊以長吏薦士盍遵著令之文小官求知將應有司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亦歎于才難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飭已道德承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在青衫手版共歎棘棲之鸞命衮貂冠兹為鴻漸之翼既深感愧又切頌祈

疏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為凡曰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畏日恭惟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憫護衆生如赤子覩此世如掌中則夫欝興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寔伸臂之勞其在神通葢甚容易

眘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為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于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災輙伸誠禱即時感達應念雨來變饑饉為豐穰易煩惱為歡喜顧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真乘之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柯山集卷四十七

柯山集卷四十八

宋 張耒 撰

祝文

祭社文

某受命于朝來守此土宣上之德以保有民社惟神之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徼福于民莅事之始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邰之君實興周室萬世通祀光配無極某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莅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土

祭文宣王文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仕于此盍自衛而刪詩定樂既没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某受朝命來守此土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願與諸生究觀而講明之莅事

之始敢不致告非以為禮虔用致虔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予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横流雨圩既潦一境受獘補復亡散實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髪而自春及夏時澤未滋芃芃四郊稲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民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變怪以司雨晹之權以佐民衣

食之用則是有職于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奉祀不絶自四月至今以旱禱于王者于是三矣今事已益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之油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于王之神謦欬之力有職于民宜不愛惜也

宣之為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漑之利而仰澤于天故閲月不雨則以旱告今兹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植且茂比日乏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

雨而止又不遍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為術但知有謁于神而已夫囷廩之有將入手而取之稌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為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稿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饑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葢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

屬有禱於神神如答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十百其未止也神雖欲罪其瀆而降之罰亦末如之何矣今事已甚廹敢盡布之惟立興風雨一雨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怒况神之靈沃野茫茫歳

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滛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憫憂不敢
避瀆冐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尚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三首

惟王昔以功德受國爵命衮服南面抗儀王者可謂盛
矣數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積有年矣受國爵命
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祀則如受禄于國然則其可不
察民之利病與之同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
乃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稻不得種一方之民

拱手而待饑饉甚可哀也而王之威靈光烈烜赫甚著其于蛟龍以致雲雨且無所難夫為所不難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禱當在所答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農事猶無所補也若夫茍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曰吾嘗雨矣則非某之所敢知也

水旱有數尚憂堯湯聖無如何矧此一方人治其陽數之所拘神造數者可得卷舒戊戊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靈胡難其易旱野童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滂

沛

自夏徂秋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厭之而不答將怒其瀆而降之罰也某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為情施者以不倦為仁譬之君親求則謁之何瀆之嫌為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與之何倦于數用是輙有請于王而不疑惟王威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事歲時不懈則其有請尤在所答也

靈濟王祈晴文

徹救旱之奠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辭則已在廟不修人事惟神之求罔忌威靈其瀆已甚罪不能脫誠或可通今兹多稼既成敗于將穫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幸倉廩之將盈俄憂父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恩宜終夫呼而為風雲吸而為開霽于神無費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既若時歲將大熟而陰霖不止水潦將增夫懼堤防之圯隳偃瀦之墊溺欲除民病惟賴佛乘伏望消

伏除魔關通慧日拔幽沉為明達變苦惱為歡謡衆生之疾既除能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并城隍祈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民于饑饉而誠薄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者有未至耶抑在茲境者或不舉也今旱既甚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為惟有致禱謹遣僚屬徧詣祠宮於赫有神時賜甘沛惟民與吏皆獲即安牲酒馨香將以為報

廣惠王謝雨文二首

禱旱壬寅雨既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厚地旱野千里稲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困窮神德之厚躬羞菲薄吏則何有我聞仁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

一歲薦禱我顏則羞神乃哀之輙與所求問我農夫我田既臧無有高卑均為豐穰父子相保鰥寡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齊酸報微施豐惟誠與絜庶以薦

表

靈濟王謝雨文二首

間者有禱實以亢陽神答其誠翌日沛滂風駕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魃奔忙霮䨴中原萬畦齊秧父老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微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償

頃以旱故遣吏致祈其慢宜罰神顧聽之獵獵風雲來自東南協風横流妖魃奔潛溝澮畢通高卑具沾活此

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冐功幸此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
德光揚威靈傳示無極

祭魯恭王文

惟王託體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旄鉞天子之容文物焜
煌照臨東國十有八年榮寵之極臨終上書以禮自克
千載讀書猶懷感惻兹惟舊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薦
享寂寂時有農父來祈黍稷坎坎擊鼓封豚布席雨暘
疾癘求無不獲受人之心千古不息某具舟檝將寄頻

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耶乃底于是悠悠天道
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胾

祭聖帝文

貶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辜復畀之民社而
來守此邦也則亦惟是旱乾水溢之不時將以請于帝
帝之仁民宜無或難蒞事之始敢以告姑以致虔禮則
已畧惟帝鑒之

祭文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擇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為人所不能為在熙寧初政有大議柄臣持之一壓以勢公奮力爭與相抵剌厥聲凛然卒擯于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於穆聖后緝熙于學公侍講讀以開以覺正位地官幹邦盈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紓嗚呼公擇孝友烝烝禄富族親妻孥無羸死不能喪圖書在羸施于朋友孔燕豈弟曠無累心清有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

牙孰云來歸哭引喪車旦夜死生不足歎嗟善人存亡實繫邦家叙哀一觴其歆之耶

代范樞密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隠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

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巘巘翼翼言
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
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者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
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
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
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壓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
慓寒養其饑羸無瘠于饑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

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於家
實遺聖子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
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
為之純仁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卭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脩
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掐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之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

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
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
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
夜耳曾子將歿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
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税駕兹日
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詞

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絶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代太

史所録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决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淵堂賢豪視子麈揮逸足奇毛不受𩦲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寬句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阼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遺而盡其强誰

與子仇敗于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談笑樽席燕喜其當鑒耶臨此酒㦸

祭夏侍禁文

惟靈胄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書云何不淑奄至大故命有修短夫復何言日吉時良安以即路奠觴為決巳矣嗚呼尚饗

祭蘓端明郡君文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阿作嬪大賢克宜厥家婦也有兹萬一則多顯允夫人簡儉純明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即居而安象服委蛇亦既輝光云何不淑乃折于强蘇公執喪盡禮致哀曰予德思匪媾之懷某等受學師門義等族戚矢詞殯前侑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于天下得友無幾遇公兄

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實同年公時尚少多病癯然江淮之間相與周旋未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託公學廬公晚得官拜公宛卭後二十年遇公瓜洲相從武昌亦既謝仕杖屨逍遥旁有令子何圖末疾百治不完殁不得歸即卭于焚幽宫之刻委于不肖文不稱事矧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縶維無窮之别不獲往辭寓誠薄奠尚爾一卮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脱畧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秘書亦既飛鳴脱身亟去事變隨生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横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拜我于黄尚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來食

祭晁无咎文

惟我與公交遊之義外雖朋遊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

長一歳平生宦學何一非是念初相遇眄眙送旅一見如舊綢繆笑語契濶積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瑰琦卓犖割裂綿繡揮磨矛槊石渠天禄典籍之委過目輙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齊行世之艱坎壈自兹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歎息蒼鬢斑鬚我岀汝陰公守于蒲我貟重譴責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哉九

月之庚寅聞訃于陳驚呼號天煩寃靡伸年且六十非
夭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公素强健無戾于身何恙
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存亡矛不撫
棺窆不哭墳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
尚想平生見我歡忻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柯山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柯山集卷四十九

宋 張耒 撰

墓誌銘

龎安常墓誌銘

吾嘗謂醫之在天下其資民生之用盖與穀帛等竊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世者多矣其為論説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

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爲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於疾苦之際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予少多病世之醫往往與之遊率據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爲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内則臓腑焦鬲井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

之者寡而古學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學之不振悼生人之疾癘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焉其于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頗有異及兒時讀書雋穎絕人一經目輒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且病君問醫于父父授以脉訣君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

不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聾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時為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為闢第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數十百人不絶也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亦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予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幅巾延客坐堂上視

其貌偉然聽其議博而不繁妙而易曉告予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盖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盖出于此以之視淺深决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内經所謂别于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

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候手引繩之義則脉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美一名外關一名内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後脉當取一寸而沈過者謂尺中倍

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内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脉曰内關者自關以下内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為格陽之脉者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

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明陽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鍼當盡取少陽大陽陽明之穴脉靜者取三陽于足脉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關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温病

起于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生于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虛為風温陽數陰實為温毒陽濡陰急為濕温陰陽俱盛為温瘧其治之也風温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温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足太陰金手少陰火温濕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温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内經諸書考究而得

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為予言者尚多獨著其大者又曰予欲以其說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予問以華陀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某嘗病風𤽄數年餘若未畫瘳君切脉曰臟病

傳所勝君之疾肝傳于脾脾氣欲轉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氣而後愈因授予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方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時致方與藥之難得者察君于予盡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有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脉君笑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予胃氣以絶死矣因盡屏藥餌忽焉韻語數句授其壻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

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盖有得焉以是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蘄水龍門鄉佛圖村君曾祖諱慥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男子曰璀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廸陳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予若託以銘其墓者嗟夫予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為君重然君嘗有德于予且其孫必以見囑不得辭也既銘其

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為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邁癘于身扁鵲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龎君有見于兹獨顯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東孰毒于肢有來求予徑取無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洟即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貽之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内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于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從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説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

列放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茍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公子瞻哭之以為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䇿場遷光禄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月

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决方赴臨名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否同異折中為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壊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

于淵加黄道熈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神宗名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長用玉令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説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説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茍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

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蚤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兗

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二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惟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銘

公諱瑶字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

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鈎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亾去公執弓矢

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馬公謂其人曰我
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適
其治下邳決訟多辯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闘怒
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
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
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邑孝肅公知韓忠獻公
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茍合貴人終不肯出氣
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

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佑八年十月日將塟公淄川萬年之源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某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某不敢辭乃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竅實靡計孰昧孰昭有淄商公甚畜不施時棄

其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銘

君劉氏諱充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遷為内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即位以恩遷内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真州船場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榷場用舉為霸州船魚巡檢徐

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發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徼君幾擾間罷官居京師官府有煩使時時猶奏遣君至輒辦用此能自達于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為人勤敏當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祖某某官贈某官祖某某官贈某官考某某官贈某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贄女二子俟左班殿直傑舉進士葬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實某年月日銘曰

佐則有稱既僾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邱

吳大夫墓誌銘

公吳氏諱某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諱遵路之子也太尉為時名臣公少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郴州罷官歸京師即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盖始聞而驚已而皆歎服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既謝仕歸蘄春有薄田僅

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盡醉公或醉卧花間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語促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也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其放誕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皆與人較多寡太尉兗時其妹婿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

有母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嘗有客為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且取其被公顧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大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徒知其真率曠達至究觀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愚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夫勳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事事監真州榷貨物通判池州黃州乃知郴

州其治官止于忠信仁厚故所在有稱哲宗朝有薦公者詒落致仕赴闕而公堅卧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也初公感疾即閉閤謝藥物至屬纊不亂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寧亦其潛德美行不究其位故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李氏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禧早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女徐暨張之儀徐閭胥彥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蘄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諱文大

理司直祖諱叙尚書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升甸匐乞銘于譙郡張某某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無窮則銘之也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爲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于蘄令其子孫遂家蘄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蘧廬其身寓百年于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真人何足以知之托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遥御風騎氣之人歟

柯山集卷四十九

柯山集卷五十

宋 張耒 撰

墓誌銘

李參軍墓誌銘

公諱處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出唐太宗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為梁使閩遂居晉福之連江故今為福唐人公性剛特耿介不羣少孤貧自力學問

記覽淹博工于文辭其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贍麗雄放覊此精切一時望士皆慕與之遊名聲絶輩行矣五舉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陳州南頓尉更成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興令最後為興國軍録事參軍以卒令同谷時公與轉運使厚善知州孫京不法欲因公自託公不可京怒所以据公萬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坐免縉雲有女子徐自號菩薩家有井詭言能治病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

求其水由此羣無賴為倡議聲動數州所居成市公怒
捕徐杖之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子
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數輩劾其盜督
以贓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令德化以獄屬公公緩
其獄竟青去部卒出之始公知其寃欲直之既而思曰
直之青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矣
姑緩之而覘其去卒如公計馬浦城民有自稱徐偃王
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不懼猶陳說鬼怪一邑

惑之公以寘于法始興嶺外小邑前令多以富歸公罷無南中一物束書而還始興人至今道之其在興國公已老且倦遊矣猶力治曹事無所茍數年反重囚得免死者甚衆罷官而子援為鄂州武昌尉迎養公于官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于色撫兄弟之孤過已子平居雖與僕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時與賓客飲酒賦酒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卷藏

于家先娶林氏繼室龔氏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援據

蚤卒抗援皆有文行援舉進士中第矣三女嫁趙僎何

顗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昌樊

山之原舉二夫人祔焉曾祖郁故贈虞部員外郎祖汾

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贈屯田郎中始公與其兄

載之皆友某之先人相好也某嘗從公于姑蘇之學官

故公之子姪往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

堯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赫自成紀惟澄胄出貞觀帝

使閩不歸連江沚猗歟深之文有斐内懐剛方志孔偉六遷州縣臨輙靡力抗豺虎傲爪齒巘疑伸枉脫垂死械神鞭佛破訛詭彼民于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自公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沔事太宗真宗為執政號名臣祖睦尚書司勲員外郎父乙尚書庫部員外郎庫部主簿于咸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晏元憲聞其賢為子虞部君娶

之夫人家中微起嬪相門能以禮自持接上下有則堂
無姑夫人宰家事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無憂矣
夫人寬裕而好禮簡儉而樂施夫族有貧市易錢百萬
者夫人為出所有償之次子方提孩其伯父以為己子
奏得官後伯父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補牒
還之以虞部斤朝封春安縣君又以長子恩改封崇德
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帔生三子長某
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季鋌左班殿直監黃州酒稅樂

善好學敏于為吏職從子遊甚善也方夫人疾革毎嘗
封股肉以進三女長嫁某次嫁某孫男十一王氏舊為
霸州文安人自司勲始居開封之咸平今為咸平人以
某年某月葬潁昌陽翟舊學鄉合于虞部之墓毎求銘
于予銘曰
隱而闇于顯微而立于貴吾何為哉終始吾義有子而
孝歸從其良儀爾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銘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諱球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遊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為兒童時兩侍先君遇公于京師其出入遊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役至憊言不能支而兩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嘗同八九已而别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益李公之與人其傾倒笑言若無不可而于節義廉恥之際其彊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且十年殁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

部卒以無所附離不大振顯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黄州而李公之子廷老寓書狀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葢後公之卒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昔之兒曹皆已班白矣而某又得罪聖世幽憂無聊不得齒于平人其閲人之盛衰存亡未嘗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已其尚忍聞其不幸而銘其墓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序其狀夫人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之女天章在仁宗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嚴

飭好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為擇對久之迺以歸李公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意而夫人在旁輒歡公之弟妹未婚姻者夫人出所有為成之無所愛也李公素貧不治生事夫人為均節其有無以濟由此李公之仕宦得以直己行義而不累于私以李公登朝恩封某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讀其書若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于道州司法參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二男子長

廷老衡州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傅學士虞賁福建轉運判官檀宗臣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閔沅孫男女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合葬夫人于荆門軍長林縣白陽鄉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既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此有耿光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忞之夫人李氏真定人也司空贈

尚書令韓國公諡文正諱昉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禮
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
邁昭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君性純孝敏靜其
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
姑亦曰非新婦之所為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
以為法夫人之舅與其從弟同時拜天章閣待制從弟
家治黄金帶為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匳中
物易金作帶藏之待制出守陜州盛服燕客夫人出帶

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與其夫處如賓客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更譽其善故聞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通判夔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還京師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命取柩挈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慢夫人輒能言之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其才非獨辦婦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顧年少子幼理

可畏也子長躬教篤之慈而不驕于以有立令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夜調護有恩意英國歳時躬省勞之良厚以相府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于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為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隰州録事參軍劉損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蚤卒次嫁

殿中丞鍾離景圭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于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某曰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烈女孔子叙詩首關雎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哉顧隱没不稱而賢賤士末術于勸善未至也惟夫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益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可以無傳乎于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夭其葉既葉既實既藹既佚而以始卒諏良穀言殯

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銘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禮部尚書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贈太常博士諱彭之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女工精工絶人内外宗族無與比蚤孤母燕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者乃以歸之媒妁日走門燕夫人輙揮之曰吾女非若輩偶時中散公與夫人之叔為寮来請婚燕夫人素聞中散公賢

又竊奇其狀貌為有福禄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中散公夫人既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出自天性柔聲怡色無絲毫忤人意其于妬忌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淡世慮齋戒奉浮屠不治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名其家人婢妾環坐酌酒飲之歡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卒諸孤迎夫人柩于京師是歲九月丁卯合葬鄭

州管城縣懷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始以中散公登朝恩封壽昌縣君追封清河郡君子四人彥真彥齡皆宣德郎彥臣慈州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班殿直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需次嫁河南府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逵次邁皆太廟齋郎餘尚幼夫人于其為從姑故諸孤屬之銘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萎匪謀不臧天

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婉物皆怛終獨裕其返惟昔弱子衣冠頎頎逾二十年以喪而歸鮮原靡靡從于君子有蕃其承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銘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予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予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予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將葬而無詞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某

曰予嘗見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為吏愛民狥公直已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名豐内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予嘗辱聞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之曰君曽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府湖城縣尉又為澠池安邑

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溫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某月某日叓奉君之喪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

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留君一歲實惟相繹從湖民志其在

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逵使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富悍豪君教之學奬禮其髦孝秀聿興鄗悖滋消西民餫師屨產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温治盜曰姑安之勿浚其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獄重賄而逸君以奇購唾手則獲君之去温其民涕留耆老百千聲言于朝惟河内温邑聯部異河内有請假君決事後守

德州河溢而驚羈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悍驕其將咎之長以衆逃斥將之疵君謂長叛立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為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為不聞云何不淑五十而僨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粤初氏楊其父曰慥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令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闔又楊克中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耳進士登科甚飭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丘

吳天常墓誌銘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南大府號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為郊社齋郎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參軍郡大猾章氏數犯法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遷

泗州盱眙縣令守酉病人死公當覆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為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先以釘貫其足以脅有司公晝巨釘于市令之曰釘必如此則受訟乃稍變俗知彭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變差科為免役錢公原究蜀役法利害講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荆公荆公名公議于司農寺時欲舉江西役法行于蜀

公曰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
主者是公議久之公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院調簽書
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
都大監轄儀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為軍公諷軍守興庠
序勉士以學部有礬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為立法公
私便之而犯者鮮改通判鼎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
隆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于罪公言世隆習蠻事且
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為難辰州有軍事

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夫千餘挽木山間公曰方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朝廷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融州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蠻情者居之諸蠻信佛平時可使入蠻與之習熟有警可用以間諜而佛舍可因以儲糧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為諫官言不當廢誠州為軍公言頃蠻所以數叛者蓋雖輸款而未嘗去巢穴一失撫循則亂稍内徙則定矣雖不致州

尚可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役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
謂州縣之役莫重于衙前今雖易雇為差衙前數之多
寡與役之優重請守熙寜元豐之舊毋輙改又言鄉差
于官類不知書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價請官為立
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州或輸旁郡户部皆奏
行之用薦者除知宿州時荆門新復軍擇守乃以公為
知軍宰相台公諭以擇才之意軍久廢百事圮毁公至
為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為苟且計人至今頌

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為立祠歳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蠻情其治沅務安静嚴守備撫溪獠久之奏請出廵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變者公獨保其不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民與蠻交易為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沅如去荆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我公復來矣蠻相約無犯邊郡為無警辰民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藥物人頼以全甚衆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為變朝廷既知

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告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泰然也公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閒居好之尤篤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預治終事至屬纊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一公曾祖諱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朝恩授大理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忱太廟齋郎仲惇未官季悟假承務郎皆以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公孺次嫁進

士胡世南李嫁寧州録事參軍譚康世公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奉大夫積勲至柱國公為人厚重寛博達于為吏官無大小所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或以利害怵之不顧也其仕官多往來南邊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能易然考其大體本于安静寛簡不為苛擾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徼有功也君子韙之公少嘗從丁寳臣學寳臣異其才薦于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

取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吴正憲知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絶出力而公才見于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孤將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于蘄春縣安平鄉黎企里啓先夫人之兆而合焉夫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銘曰其直非以為訐其和非以為悦也獨盡力于為吏無劇易必達也其至民以為賜其去民以為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揜而不發也進嗇而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

之丘公藏惟初尚語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銘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家居篤于孝悌其為吏清介刻苦而為政本于惠下愛民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必與之較義理一毫不為屈其為人務内而簡外信已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焉嗚呼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某得罪謫官于齊安自幸得從君遊既至而君病矣無幾何而卒實元

符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子皆相吊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咸以銘事屬某某既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辭走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而次敘之曰潘氏在唐為滎陽人當僖宗時有名季笥者仕為太僕御官于福州避亂因家焉季笥之弟曰季翱為太子司議郎季翱後二世生吉甫事吳越入朝終國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侍郎生衢為屯田郎中屯田嘗官于黄遂居之屯田生處士革隱德不仕君諱鯁字

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絶人為兒時賦詩已有奇語閔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士也君從之學希孟以為盡已之道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常百餘人後進皆師尊之登元豐已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鹽倉遷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蘄水民有以花為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江州賦屬縣鬻建茶太守問君瑞昌

歲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條四人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為縣我訟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為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鞫其姦君曰赦欲寛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

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為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歷官轍所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槩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花其忤上受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分寸于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講義者十五卷易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

骨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卧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其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長大臨次某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啓宗四孫其一男也曰懿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銘曰

白璧芳蘭包以九襲長于外者千萬而一莫為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在裏不耀于肌豈人是諆謂天實知黄岡之原松栢其猗我相後人將䕶其留

柯山集卷五十